

更生齋集

冊一

天
生
道
理

更生齋集

四倍齋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北江遺

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丁輔之監造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著

與安西州守胡紀謨書

昨握別後出州城西北行九十里至白墩子宿墩旁地勢高下沙礫中尚有廢城舊址土人居者亦不下數十家右側有泉寬二十餘步土人呼爲疏勒泉日用灌溉皆資之余時卽疑漢疏勒國在龜茲之西于闐之北較烏孫等國更遠何得敦煌郡地卽有疏勒泉連日車中無事取所攜前後漢書西域傳及耿恭等傳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疏勒城實非漢疏勒國所都之城但同名耳攷前漢書西域傳疏勒國治疏勒城後漢書傳云疏勒國領戶二萬二千勝兵三萬人于西域中爲強國則都城內既有王又有疏勒侯擊胡侯以訖左右譯長等官旣不一加以居民勝兵自不下數萬何以棄而不居反留空城爲恭等一二千人所據若云與疏勒國衆同城則匈奴車師不僅

圍恭等并圍疏勒國君民矣匈奴旣于城下擁絕澗水則一城之人必皆大困恭卽能穿井得水疏勒國衆又將何飲乎恭卽能煮弩作食疏勒國衆又將何食乎且自圍城已及圍解傳不涉及疏勒國一字明非疏勒國都城可知一也二則地理遠近不合恭傳言恭爲戊己校尉屯金滿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柳中金滿城卽今奇臺縣東之古城柳中卽唐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皆與今州西之疏勒泉近而與漢疏勒國城遠至二倍

圖經古疏勒國去陝西省九千六百里今鎮西府去陝西不及五千里

里古城在府西不及五百里

二也三則日月遲速不合恭傳言肅宗建初元年正月秦彭等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自柳中至交河城一往一返及

攻城之日至少亦須一月及車師降後乃分兵使范羌從山北迎恭又遇大雪丈餘卽至速亦必半月可達圍解之後且戰且行吏士又素饑困然恭傳云是年三月已至玉門則道里甚近必非自疏勒國至玉門可知三也又恭傳云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鄯善

國在今沙州衛西與三郡皆距今州西之泉密邇當日必就近徵發
四也四則南北向背不合交河城卽今土魯番在雪山之北今疏勒
泉亦在山北而疏勒國遠在雪山之南若恭果據疏勒國城則當使
范羌從山南迎恭何得反從山北此又一顯證矣五也又與班超傳
彼此情形不合超傳建初三年上疏言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自建
初三年上溯至永平十七年方及五載校恭傳被圍之日正在永平
十八年及建初元年且超傳言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
遂攻沒都護陳寵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
橐城與忠爲首尾

卽疏勒國王

使恭此時在疏勒國都城正可與超往來

接應不慮勢孤而何以超傳旣言孤立無援恭傳又云孤城固守明
二人必不同在一國可知況一疏勒城也豈有龜茲姑墨攻其一面
匈奴車師又攻其一面而兩不相聞者乎且恭果在此城內是以喪
敗之餘二三十人受四國迭攻恐亦無此理況鮑昱鄭衆上疏訟恭

之功使圍城有四國正當張大其詞而何以一則言匈奴圍之歷旬
不下一則言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皆僅言匈奴不及他國乎此
又可準情酌理明爲必無之事矣至非疏勒國城而亦名爲疏勒者
此亦如上郡之有龜茲酒泉之有玉門或居其流人或徙彼降戶皆
未可定總之此疏勒泉卽爲耿恭所守疏勒城旁之泉雖不敢懸斷
而恭所守之疏勒城必非疏勒國都城則已萬無疑義矣前者坐次
縱談知足下素留心輿地之學況此泉又近在足下州城之下用敢
就便質之負罪遠行不克多攜書籍恐有窒礙處尙望足下有以教
之

昆侖山釋

昆侖山卽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山海經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
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墟史記太
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墟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之類是也其尾

在今肅州及西寧府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有弱水昆侖山祠
郡國志臨羌有昆侖山其地在今西寧塞外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
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
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並
云昆侖山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是矣杜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
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
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
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在今青海界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雖
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東北去西寧邊
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約千餘里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查
靈鄂靈二海子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自金沙
江發源之犂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直
抵嘉峪關東趨大雪山至西寧邊東北達甘肅涼州以南大小諸山

並黃河南岸至西傾山抵河洮階諸州至四川松潘口諸山河源其東而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概名之爲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侖也益可知自賀諾木爾至葉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繇延東北千五百里至嘉峪關以迄西寧皆昆侖山也華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嶺山或名于闐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侖小昆侖昆侖邱昆侖墟諸異名譯言則名阿耨達山又云閱摩黎山又名騰七里塔又名麻琿刺山又名枯爾坤其實皆一山也善乎馬岌之言曰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明昆侖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繇互漢敦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酒泉金城等郡界穆天子傳爾雅以及史記漢書所言昆侖皆指今酒泉南山及臨羌大雪山而言不遠迹至于闐葉爾羌以及先零燒當等境也禹貢所言昆侖析支渠搜亦當去雍州不遠昆侖國蓋因附近昆侖山而名今考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蔥嶺之水分流東西東爲河

源禹紀所謂昆侖山者是也是蔥嶺名昆侖之證漢書張騫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爲昆侖山此昆侖山卽指今于闐南山是于闐南山名昆侖之證唐書吐蕃傳其南二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是紫山名昆侖之證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亦名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七里塔卽昆侖也是大雪山名昆侖之證馬岌言酒泉南山爲昆侖之體是酒泉南山爲昆侖之證總之昆侖者人之首昆侖山者山之首亦地之首故以爲名河圖括地象云昆侖山爲地首是也今攷南山自西域至酒泉金城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爲昆侖此山灑迤至雍州境卽爲太乙終南諸山山名終南明塞外之南山至此已終也

西海釋

吾家容齋隨筆以爲四海一也無所謂西海其實不然山海經海外

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大海卽西海與西域傳略同又引康泰扶南傳云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離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又引法顯云恆水又東到多摩犂耆國卽海口云海口卽西海口也班固西域傳犂耆條支國臨西海范蔚宗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晉書安息天竺人與大秦國交市海中又云鄰國使到者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杜佑通典大秦國卽拂菻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此西海之見于唐以前史傳者若以近今證之葉爾欽卽古于闐國西域聞見錄葉爾欽西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可通云云又云溫都斯坦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是西海卽在溫都斯坦之西東西南北之海無不通故西海中亦時有閩廣船

到也所云葉爾欽水可通溫都斯坦又可證西域傳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矣余遣戍伊犁親遇溫都斯坦人以筆詢其曲折甚悉土人又云喀什噶爾連界有阿諦國在西海之濱而一統志于榜葛刺拂菻古里柯枝錫蘭山西洋瑣里諸國下皆云在西海中又可知昆侖之西實有西海與東南北三面之海並通非荒遠浩渺無所指實者可比矣蓋西海有泛言者漢書王莽立西海郡在今青海續漢志建安末以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郡歐陽忞輿地志北庭大都護下有西海縣云唐寶應二年置等是也有土俗名爲西海而實非西海者禹貢山水澤地記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水經注又云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去都護治所三百里此西海卽鹽澤一名泐澤水經稱爲蒲昌海等是也容齋又疑西海卽蒲昌海亦非是有實言西海所在者前後漢書西域傳及山海經水經注以迄上文所稱異物志扶南

傳及一統志西域見聞錄等所述是也或又難余曰故書言河源上
通天漢則河源當在地之極西今旣言實有西海則河源在西海之
外乎西海之內乎曰河源介西海之南淮南子墜形訓可證矣云河
出昆侖東北阪貫勃海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高誘注勃海大海也河
水自昆侖由地中行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蓋河水伏流至積石
山始出耳故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
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下語極有斟酌不言水東流注黃河而云注鹽
澤河源出焉者明從此以上河皆伏流不礙于闐以西之水注西海
也是黃河又伏流于西海之下與濟水之伏流于河水下等耳南宋
疆域旣盛皋蘭以外卽如異域又何況萬里外之葉爾欽溫都斯坦
等乎此則校容齋隨筆又未嘗不首欽

昭代輿圖之廣得以目驗口述者證前人所未及也

竹柏樓記

入楓橋半里而近有小谿通胥江谿旁夾岸各數百家岸西有老柏
合抱修篁成林者爲袁氏竹柏樓竹柏樓者袁君廷禱之生母韓太
孺人撫孤所居也余交袁君遲不及親覩太孺人之行事然每過吳
門士大夫必稱袁君學行其稱袁君學行也又必本諸袁君之母余
已悚然異之繼于友人處識袁君又嘗一登袁君之堂則所爲五硯
之樓萬卷之閣者皆太孺人所留貽也又于梁棟閒讀太孺人庭誥
家範輒諷誦不忍去袁君又嘗泣告余曰太孺人之教廷禱也凡廷
禱一言一行之善太孺人必色喜獲交一端士聞人也亦然凡與廷
禱問學相長者過從太孺人必親爲治具或有以緩急告者必傾橐
以助之適力有不能則歛歔不怡者累日太孺人歿後廷禱承太孺
人之志不改家以此中落烏呼太孺人可爲賢矣余頃以罪謫伊犁
不半歲蒙

恩釋歸甫抵安西卽允玉門令嵇君承裕之請爲張烈女作傳今又

得紀吾賢母行事往返三萬里中甫得傳一烈女紀一賢母然後知貞固之操瑰奇之行在世閒亦不能多得也凡作竹柏樓詩者共若干人而舊史氏洪亮吉爲之記

錢大令維喬詩序

余幼耽吟詠未成童日卽識里中詩人三曰陳蕤賓曰湯遵路曰錢季木時三人者詩名已噪余甫學吟未敢遽定其優劣也三十後交道漸廣學識亦粗進因悉取三人者之詩而合觀之蕤賓能頌習古人矣顧自爲詩反不能學古人遵路能學古人矣而未能盡化古人之蹊徑也獨季木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宋諸家無不涉歷近體則尤近大曆十子雖心摩古人而于古人之外別有一種幽奇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年益長交益深季木所爲詩亦益富及四十後季木已以名孝廉出宰浙中數縣遷有日矣忽謝病歸築室邗溪之北名曰半園之半乃過從未及數月

余卽入都嗣後官京師者十年季木之音問時至詩顧不多觀也歲戊午余以弟喪乞假歸在里中八閱月與季木過從尤密亦時時觀季木之詩季木亦時時言欲綜理前後所作乞余訂定之而余又以奔

國卹入都矣不半歲以語言愚戇部議殊死聖天子寬其要領之誅戍之絕域卽日押出

國明時余在請室中縲紲徧身役車又敦促上道匆猝未暇念及妻子也獨割讞案紙尾疾作書寄季木與孫兵備季仇與之訣別聞季木得余書痛哭失聲時時走余家問消息及余抵戍所甫一日卽得季木書于患難中申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無不至在戍所三閱月凡三得季木書而余已蒙

恩旋里矣季木于友朋死生離合之際不忍相負如此然後知季木詩之工季木性情之摯爲之也烏乎人惟性情不摯故遇事輒持兩